

冯梦龙◆原著

韩欣◆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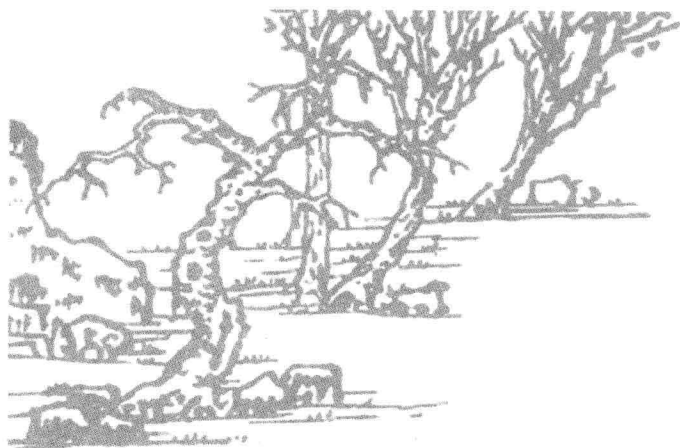
名家批点

下卷

冯梦龙二言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

名家批点
下

冯梦龙三言



冯梦龙 原著
绿天馆主人
无碍居士
可一居士 评点
韩欣 主编



 天津古籍出版社

第三十卷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

朱文灯下逢刘倩，师厚燕山遇故人。

隔断死生终不泯，人间最切是深情。

话说大唐中和年间，博陵有个才子，姓崔，名护，生得风流俊雅，才貌无双。偶遇春榜动，选场开，收拾琴剑书籍，前往长安应举。时当暮春，崔生暂离旅舍，往城南郊外游赏。但觉口燥咽干，唇焦鼻热。一来走得急，那时候也有些热了。这崔生只为口渴，又无溪涧取水。只见一个去处：

灼灼桃红似火，依依绿柳如烟；竹篱，茅舍、黄土壁、白板扉，咩咩犬吠桃源中，两两黄鹂鸣翠柳。

崔生去叩门，觅一口水。立了半日，不见一人出来。正无计结，忽听得门内笑声，崔生鹰觑鹞望，去门缝里一瞧：元来那笑的，却是一个女孩儿，约有十六岁。那女儿出来开门，崔生见了，口一发燥，咽一发干，唇一发焦，鼻一发热。连忙叉手向前道：“小娘子拜揖！”那女儿回个娇娇滴滴的万福，道：“官人宠顾茅舍，有何见谕？”崔生道：“卑人博陵崔护，别无甚事，只因走远气喘，敢求勺水解渴则个。”女子听罢，并无言语，疾忙进去，用纤纤玉手，捧着磁瓯，盛半瓯茶，递与崔生。崔生接过，呷入口，透心也似凉好爽利。只得谢了自回，想着功名，自去赴选。谁想时运未到，金榜无名；离了长安，匆匆回乡去了。

倏忽一年，又遇开科。崔生又起身赴试。追忆故人，且把试事权时落后，急往城南，一路上东观西望，只怕错认了女儿住处。顷刻到门前，依旧桃红柳绿，犬吠莺啼。崔生至门，见寂寞无人，心中疑惑。还去门缝里瞧时，不闻人声。徘徊半晌，去白板扉上题四句诗：

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

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

题罢，自回。明日放心不下，又去探看，忽见门儿呀地开了，走出一个人来。生得：

须眉皓白，鬓发稀疏。身披白布道袍，手执斑竹拄杖。堪为四皓商山客，做得磻溪执钓人。

那老儿对崔生道：“君非崔护么？”崔生道：“丈人拜揖，卑人是也。不知丈人何以见识？”那老儿道：“君杀我女儿，怎生不识？”惊得崔护面色如土，道：“卑人未尝到老丈宅中，何出此言？”老儿道：“我女儿去岁独自在家，遇你来觅水。去后昏昏如醉，不离床席。昨日忽说道：‘去年今日曾遇崔郎，今日想必来也。’”眉批：心灵一至。走到门前，望了一日，不见。转身抬头，忽见白板扉上诗，长哭一声，瞥然倒地，老汉扶入房中，一夜不醒。早间忽然开眼道：‘崔郎来了，爹爹好去迎接！’今君果至，岂非前定？且请进去一看。”谁想崔生入得门来，里面哭了一声。仔细看时，女儿死了。老儿道：“郎君今番真个偿命！”崔生此时，又惊又痛。便走到床前，坐在女儿头边，轻轻放起女儿的头，伸直了自家腿，将女儿的头，放在腿上，亲着女儿的脸道：“小娘子，崔护在此！”眉批：好医生。顷刻间，那女儿三魂再至，七魄重生，

须臾就站起来。老儿十分欢喜，就赔妆奁，招赘崔生为婿。后来崔生发迹为官，夫妻一世团圆。正是：

月缺再圆，镜离再合。

花落再开，人死再活。

为甚今日说这段话？这个便是死中得活。有一个多情的女儿，没兴遇着个子弟，不能成就，干折了性命，反作成别人洞房花烛。正是：

有缘千里能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说这女儿遇着的子弟，却是宋朝东京开封府有一员外，姓吴，名子虚。平生是个真实的人，止生得一个儿子，名唤吴清。正是爱子娇痴，独儿得惜。那吴员外爱惜儿子，一日也不肯放出门。那儿子却是风流博浪的人，专要结识朋友，觅柳寻花。

忽一日，有两个朋友来望，却是金枝玉叶，凤子龙孙，是宗室赵八节使之子，兄弟二人，大的讳应之，小的讳茂之，都是使钱的勤儿。两个叫院子通报，吴小员外出来迎接，分宾而坐。献茶毕，问道：“幸蒙恩降，不知又何使令？”二人道：“即今清明时候，金明池上，士女喧阗，游人如蚁。欲同足下一游，尊意如何？”小员外大喜道：“蒙二兄不弃寒贱，当得奉陪。”小员外便教童儿挑了酒樽食馔，备三匹马，与两个同去。迤迤早到金明池。陶谷学士有首诗道：

万座笙歌醉后醒，绕池罗幙翠烟生。

云藏宫殿九重碧，日照乾坤五色明。

波面画桥天上落，岸边游客鉴中行。

驾来将幸龙舟宴，花外风传万岁声。

三人绕池游玩，但见：

桃红似锦，柳绿如烟。花间粉蝶双双，枝上黄鹂两两。

踏青士女纷纷至，赏玩游人队队来。三人就空处，饮了一回酒。吴小员外道：“今日天气甚佳，只可惜少个侑酒的人儿。”二赵道：“酒已足矣，不如闲步消遣观看士女游人，强似呆坐。”三人挽手同行。刚动脚不多步，忽闻得一阵香风，绝似麝兰香，又带些脂粉气。吴小员外迎这阵香风上去。忽见一簇妇女，如百花斗彩，万卉争妍。内中一位娘子，刚则十五六岁模样，身穿杏黄衫子，生得如何：

眼横秋水，眉拂春山，发似云堆，足如莲蕊。两颗樱桃分素口，一枝杨柳斗纤腰。未领略遍体温香，早已睹十分丰韵。

吴小员外看见，不觉遍体苏麻，急欲捋身上前。却被赵家两兄弟拖回，道：“良家女子，不可调戏。恐耳目甚多，惹祸招非。”脂批：选学语用得着。小员外虽然依允，却似勾去了魂灵一般。那小娘子随着众女娘自去了。小员外与二赵相别自回。一夜不睡，道：“好个十相具足的小娘子，恨不曾访问他居止姓名。若访问得明白，央媒说合，或有三分侥幸。”

次日，放心不下，换了一身整齐衣服，又约了二赵，在金明池上寻昨日小娘子踪迹。

分明昔日阳台路，不见当时行雨人。

吴小员外在游人中，往来寻趁，不见昨日这位小娘子，心中闷闷不悦。赵大哥道：“足下情怀少乐，想寻春之兴未遂。此间酒肆中，多有当垆少妇。愚弟兄陪足下一行，倘有看得上肯的，沽饮三杯，也当春风一度，如何？”小员外道：“这些老妓凤娟，残花败柳，学生平日都不在意。”赵二哥道：“街北第五家，小小一个酒肆，到也精雅。内中有个量酒的女儿，大有姿色，年纪也只好二八，只是不常出来。”小员外欣然道：“烦相引一看！”三人移步街北，果见一个

小酒店，外边花竹扶疏，里面杯盘罗列。赵二哥指道：“此家就是。”

三人入得门来，悄无人声。不免唤一声：“有人么？有人么？”须臾之间，似有如无，觉得娇娇媚媚，妖妖娆娆，走一个十五六岁花朵般多情女儿出来。那三个子弟，见了女儿，齐齐的三头对地，六臂向身，唱个喏道：“小娘子拜揖。”那多情的女儿，见了三个子弟，一点春心动了，按捺不下，一双脚儿出来了，则是麻麻地进去不得。紧挨着三个子弟坐地，便教迎儿取酒来。那四个可知道喜！四口儿并来，没一百岁。眉批：人不可以口任。方才举得一杯，忽听得驴儿蹄响，车儿轮响，却是女儿的父母上坟回来。三人败兴而返。

迤邐春色凋残，胜游难再，只是思忆之心，形于梦寐。转眼又是一年。三个子弟不约而同，再寻旧约。顷刻已到。但见门户萧然，当垆的人不知何在。三人少歇一歇问信，则见那旧日老儿和婆子走将出来，三人道：“丈丈拜揖，有酒打一角来。”便问：“丈丈，去年到此，见个小娘子量酒，今日如何不见？”那老儿听了，簌地两行泪下：“覆官人，老汉姓卢，名荣。官人见那量酒的就是老拙女儿，小名爱爱。去年今日合家去上坟，不知何处来三个轻薄厮儿，和他吃酒，见我回来散了，中间别事不知。老拙两个薄薄罪过他两句言语，不想女儿性重，顿然悒悒，不吃饮食，数日而死。这屋后小丘，便是女儿的坟。”说罢，又簌簌地泪下。三人噤口不敢再问，连忙还了酒钱，三个马儿连着，一路伤感不已。回头顾盼，泪下沾襟，怎生放心得下！正是：

夜深喧暂息，池台惟月明。

无因驻清景，日出事还生。

那三个正行之际，恍惚见一妇人，素罗罩首，红帕当胸，颤颤摇摇，半前半却，觑着三个，低声万福，那三个如醉如痴，罔知所措。道他是鬼，又衣裳有缝，地下有影；道是梦里，自家掐着又疼。只见那妇人道：“官人认得奴家，即去岁金明池上人也。官人今日到奴家相望，爹妈诈言我死，虚堆个土坟，待瞒过官人们。奴家思想前生有缘，幸得相遇。如今搬在城里一个曲巷小楼，且是潇洒，尚不弃嫌，屈尊一顾。”三人下马齐行。瞬息之间，便到一个去处。入得门来，但见：

小楼连苑，斗帐藏春。低檐浅映红帘，曲阁遥开锦帐。半明半暗，人居掩映之中，万绿万红，春满风光之内。

上得楼儿，那女儿便叫：“迎儿，安排酒来，与三个姐夫贺喜。”无移时，酒到痛饮。那女儿所事熟滑。唱一个娇滴滴的曲儿，舞一个妖媚媚的破儿，搯一个紧飏飏的箏儿，道一个甜甜嫩嫩的千岁儿。那弟兄两个饮散，相别去了。

吴小员外回身转手，搭定女儿香肩，搂定女儿细腰，捏定女儿纤手，醉眼也斜，只道楼儿便是床上，火急做了一班半点儿事。端的是：

春衫脱下，绣被铺开；酥胸露一朵雪梅，纤足启两弯新月。未开桃蕊，怎禁他浪蝶深偷；半折花心，忍不住狂蜂恣采。时然粉汗，微喘相偎。

睡到天明，起来梳洗，吃些早饭，两口儿絮絮叨叨，不肯放手。吴小员外焚香设誓，啗臂为盟。那女儿方才掩着脸，笑了进去。吴小员外自一路闷闷回家。见了爹妈，道：“我儿，昨夜宿于何处？教我一夜不睡，乱梦颠倒。”小员外道：“告爹妈，儿为两个朋友是皇亲国戚，要我陪宿，不免依他。”爹妈见说是皇亲，又曾来望，便不疑他。谁想情之所鍾，解释不得。有诗为证：

铲平荆棘盖楼台，楼上笙歌鼎沸开。

欢笑未终离别起，从前荆棘又生来。

那小员外与女儿两情厮投，好说得着。可知哩，笋芽儿般后生，遇着花朵儿般女娘，又是芳春时候，正是：

佳人窈窕当春色，才子风流正少年。

小员外只为情牵意惹，不隔两日，少不得去伴女儿一宵。只一件，但见女儿时，自家觉得精神百倍，容貌胜常；才到家便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渐渐有如鬼质，看看不似人形；饮食不思，药饵不进。父母见儿如此，父子情深，顾不得朋友之道，也顾不得皇亲国戚，便去请赵公子兄弟二人来，告道：“不知二兄日前带我豚儿何处非为？今已害得病深。若是医得好，一句也不敢言；万一有些不测，不免击鼓诉冤，那时也怪老汉不得。”那兄弟二人听罢，切切偶语：“我们虽是金枝玉叶，争奈法度极严，若子弟贤的，一般如凡人叙用；若有些争差的，罪责却也不小。万一被这老子告发时，毕竟于我不利。”疾忙回言：“丈丈，贤嗣之疾本不由我弟兄。”遂将金明口酒店上遇见花枝般多情女儿，始末叙了一遍。老儿大惊，道：“如此说，我儿着鬼了！二位有何良计可以相救？”二人道：“有个皇甫真人，他有斩妖符剑，除非请他来施设，退了这邪鬼，方保无恙。”老儿拜谢道：“全在二位身上。”二人回身就去。却是：

青龙共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两个上了路，远远到一山中，白云深处，见一茅庵：

黄茅盖屋，白石垒墙。阴阴松螟鹤飞回，小小池晴龟出曝；翠柳碧梧夹路，玄猿白鹤迎门。

顷刻间庵里走出个道童来，道：“二位莫不是寻师父救人么？”二人道：“便是，相烦通报则个！”道童道：“若是别患，俺师父不去，只割情欲之妖。却为甚的？情能生人，亦能死人。生是道家之心，死是道家之忌。”二人道：“正要割情欲之妖，救人之死！”小童急去，请出皇甫真人。真人见道童已说过了，“吾可一去！”迤迤同到吴员外家。才到门首，便道：“这家被妖气罩定，却有生气相临。”

却好小员外出见，真人吃了一惊，道：“鬼气深了！九死一生，只有一路可救！”惊得老夫妻都来跪告真人：“俯垂法术，救俺一家性命！”真人道：“你依吾说，急往西方三百里外避之。若到所在，这鬼必然先到。倘若满了一百二十日，这鬼不去，员外拼着一命，不可救治矣！”员外应允。备素斋，请皇甫真人斋罢，相别自去。老员外速教收拾担仗，往西京河南府去避死。正是：

曾观前定录，生死不由人。

小员外请两个赵公子相伴同行。沿路去时，由你登山涉岭，过涧渡桥，闲中闹处，有伴无人，但小员外吃食，女儿在旁供菜；员外临睡，女儿在傍解衣；若员外登厕，女儿拿着衣服。处处莫避，在在难离。眉批：□□□□得一死。不觉在洛阳几日。

忽然一日屈指算时，却好一百二十日。如何是好？那两个赵公子和从人守着小员外，请到酒楼散闷，又愁又怕，都阁不住泪汪汪地，又怕小员外看见，急急拭了。小员外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。正低了头倚着栏干，恰好皇甫真人骑个驴儿过来。赵公子看见了，慌忙下楼，当街拜下，扯住真人，求其救度。吴清从人都一齐跪下拜求。

真人便就酒楼上结起法坛，焚香步罡，口中念念有词。行持了毕，把一口宝剑，递与小员外道：“员外本当今日死！且将这剑去，到晚紧闭了门。黄昏之际，定来敲门。休问是谁，速把剑斩之。若是有幸，斩得那鬼，员外便活；若不幸误伤了人。员外只得纳死。总然一死还有可脱之理。”分付罢，真人自骑去了。

小员外得了剑，巴到晚间，闭了门。渐次黄昏，只听得剥啄之声。员外不露声息，悄然开

门，便把剑斫下，觉得随手倒地。员外又惊又喜，心窝里突突地跳，连叫：“快点灯来。”众人点灯来照，连店主人都来看。不看犹可，看时，众人都吃了一大惊：

分开八片顶阳骨，倾下半桶冰雪水。

店主人认得砍倒的尸首，却是店里奔走的小厮阿寿，十五岁了，因往街上登东，关在门外，故此敲门，恰好被剑砍坏了。当时店中嚷动，地方来，见了人命事，便将小员外缚了。两个赵公子也被缚了。等待来朝，将一行人解到河南府。大尹听得是杀人公事，看了辞状，即送狱司勘问。吴清将皇甫真人斩妖事，备细说了。狱司道：“这是荒唐之言。见在杀死小厮，真正人命，如何抵释！”喝教手下用刑。却得跟随小员外的在衙门中使透了银子。狱卒禀道：“吴清久病未痊，受刑不起。那两个宗室，止是干连小犯。”狱官借水推船，权把吴清收监，候病痊再审，二赵取保在外。一面着地方将棺木安放尸首，听候堂上吊验，斩妖剑作凶器驻车。

却说吴小员外是夜在狱中垂泪叹道：“爹娘止生得我一人，从小寸步不离，何期今日死于他乡！早知左右是死，背井离乡，着甚么来！”又叹道：“小娘子呵，只道生前相爱，谁知死后缠绵，恩变成仇，害得我骨肉分离，死无葬身之地，我好苦也！我好恨也！”嗟怨了半夜，不觉睡去。

梦见那花枝般多情的女儿，妖妖娆娆，走近前来，深深道个万福，道：“小员外休得怅恨奴家。奴自身亡之后，感太元夫人空中经过，怜奴无罪早夭，授以太阴炼形之术，以此元形不损，且得游行世上。感员外隔年垂念，因而冒耻相从。亦是前缘罕分，合有一百二十日夫妻。今已完满，奴自当去。前夜特来奉别，不意员外起其恶意，将剑砍奴。今日受一夜牢狱之苦，以此相报。阿寿小厮，自在东门外古墓之中，只教官府覆验尸首，便得脱罪。奴又与上元夫人求得玉雪丹二粒，员外试服一粒，管取百病消除，元神复旧；又一粒员外谨藏之，他日成就员外一段佳姻，以报一百二十日夫妻之恩。”眉批：不枉叫做多情女儿。说罢，出药二粒，如鸡豆般，其色正红，分明是两粒火珠。

那女儿将一粒纳于小员外袖内，一粒纳于口中，叫声：“奴去也，还乡之日，千万到奴家荒坟一顾，也表员外不忘故旧之情。”小员外再欲叩问详细，忽闻钟声聒耳，惊醒将来。口中觉有异香，腹里一似火团展转，汗流如雨。巴到天明，汗止，身上顿觉健旺。摸摸袖内，一粒金丹尚在，宛如梦中所见。小员外隐下馀情，只将女鬼托梦说阿寿小厮见在，请覆验尸首，便知真假。

狱司禀过大尹，开棺检视，原来是旧笊帚一把，并无他物。寻到东门外古墓，那阿寿小厮如醉梦相似，睡于破石椁之内。众人把姜汤灌醒，问他如何到此，那小厮一毫不知。狱司带那小厮并笊帚到大尹面前，教店主人来认，实是阿寿未死，方知女鬼的做作，大尹即将众人赶出。皇甫真人已知斩妖剑不灵，自去入山修道去了。

二赵接得吴小员外，连称恭喜，酒店主人也来谢罪。三人别了主人家，领着仆从，欢欢喜喜回开封府来。离城还有五十馀里，是个大镇，权歇马上店，打中火。只见间壁一个大户人家门首，贴一张招医榜文：“本宅有爱女患病垂危，人不能识。倘有四方明医，善能治疗者，奉谢青蚨十万。花红羊酒奉迎，决不虚示。”吴小员外看了榜文，问店小二道：“间壁何宅？患的是甚病？没人识得？”小二道：“此地名褚家庄，间壁住的，就是褚老员外，生得如花似玉一位小娘子，年方一十六岁。若干人来求他，老员外不肯轻许。一月之间，忽染一病，发狂谵语，不思饮食。许多太医下药，病只有增无减。好一主大财乡，没人有福承受得。可惜好个小娘子，世间难遇。如今看看欲死，老夫妻两口儿昼夜啼哭，只祈神拜佛，做好事保福，也不知费了若干钱钞了。”小员外听说，心中暗喜，道：“小二哥，烦你做个媒，我要娶这小娘子为妻。”小二道：

“小娘子十生九死，官人便要讲亲，也待病痊。”小员外道：“我会医的是狂病，不愿受谢，只要许下成婚，手到病除。”小二道：“官人请坐，小人即时传语。”

须臾之间，只见小二同着褚公到店中来，与三人相见了。问道：“那一位先生善医？”二赵举手道：“这位吴小员外。”褚公道：“先生若医得小女病痊，帖上所言，毫厘不敢有负。”吴小员外道：“学生姓吴，名清，本府城内大街居住。父母在堂，薄有家私，岂希罕万钱之赠！但学生年方二十，尚未婚配。久慕宅上小娘子容德俱全，倘蒙许谐秦晋，自当勉举卢扁。”二赵在傍，又帮衬许多好言，夸吴氏名门富室，又夸小员外做人忠厚。

褚公爱女之心，无所不至，不由他不应承了。便道：“若果然医得小女好时，老汉赔薄薄妆奁，送至府上成婚。”吴清向二赵道：“就烦二兄为媒，不可退悔！”褚公道：“岂敢。”当下褚公连三位都请到家中，设宴款待。

吴清性急，就教老员外：“引进令爱房中，看病下药。”褚公先行，吴清随后。也是缘分当然，吴小员外进门时，那女儿就不狂了。吴小员外假要看脉，养娘将罗帏半揭，帏中但闻金钏索琅的一声，舒出削玉团冰的一只纤手来。正是：

未识半面花容，先见一双玉腕。

小员外将两手脉俱已看过，见神见鬼的道：“此病乃邪魅所侵，非学生不能治也。”遂取所存玉雪丹一粒，以新汲升花水，令其送下。那女子顿觉神清气爽，病体脱然。褚公感谢不尽。是日，三人在褚家庄欢饮。至夜，褚公留宿于书斋之中。次日，又安排早酒相请。二赵道：“扰过就告辞了。只是吴小员外姻事，不可失认！”褚公道：“小女蒙活命之恩，岂敢背恩忘义。所谕敢不如命！”小员外就拜谢了岳丈。褚公备礼相送，为程仪之敬。三人一无所受，作别还家。

吴老员外见儿子病好回来，欢喜自不必说。二赵又将婚姻一事说了，老员外十分之美。少不得择日行聘，六礼既毕，褚公备千金嫁装，亲送女儿过门成亲。吴小员外在花烛之下，看了新妇，吃了一惊：好似初次在金明池上相逢这个穿杏黄衫的美女。

过了三朝半月，夫妇厮熟了，吴小员外叩问妻子，去年清明前二日，果系探亲入城，身穿杏黄衫，曾到金明池上游玩。正是人有所愿，天然之。那褚家女子小名，也唤做爱爱。吴小员外一日对赵氏兄弟说知此事，二赵各各称奇：“此段姻缘乃卢女成就，不可忘其功也！”吴小员外即日到金明池北卢家店中，述其女儿之事，献上金帛，拜认卢荣老夫妇为岳父母，求得开坟一见，愿买棺改葬。

卢公是市井小人，得员外认亲，无有不从。小员外央阴阳生择了吉日，先用三牲祭礼烧奠，然后启土开棺。那爱爱小娘子面色如生，香泽不散，乃知太阴炼形之术所致，吴小员外叹羨了一回。改葬已毕，请高僧广做法事七昼夜。其夜又梦爱爱来谢，自此踪影遂绝。后吴小员外与褚爱爱百年谐老。卢公夫妇亦赖小员外送终，此小员外之厚德也。有诗为证：

金明池畔逢双美，了却人间生死缘。

世上有情皆似此，分明火宅现金莲。

第三十一卷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

东邻昨夜报吴姬，一曲琵琶荡客思。

不是妇人偏可近，从来世上少男儿。

这四句诗是夸奖妇人的。自古道：“有志妇人，胜如男子。”且如妇人中，只有娼流最贱，其中出色的尽多。有一个梁夫人，能于尘埃中识拔韩世忠。世忠自卒伍起为大将，与金兀术四太子相持于江上，梁夫人脱簪珥犒军，亲自执桴，擂鼓助阵，大败金人。后世忠封蕲王，退居西湖，与梁夫人谐老百年。又有一个李亚仙，他是长安名妓，有郑元和公子嫖他，吊了稍，在悲田院做乞儿，大雪中唱莲花落。亚仙闻唱，知是郑郎之声，收留在家，绣襦裹体，剔目劝读，一举成名，中了状元。亚仙直封至一品夫人。这两个是红粉班头，青楼出色：若与寻常男子比，好将巾幗换衣冠。

如今说一个妓家故事，虽比不得李亚仙、梁夫人恁般大才，却也在千辛百苦中熬炼过来，助夫成家，有个小小结果，这也是千中选一。

话说扬州府城外，有个地名，叫曹家庄。庄上曹太公是个大户之家。院君已故，止生一位小官人，名曹可成。那小官人人材出众，百事伶俐。只有两件事非其所长，一者不会读书，二者不会作家。常言道：“独子得惜。”因是个富家爱子，养骄了他；又且自小纳粟入监，出外都称相公，一发纵荡了。专一穿花街，串柳巷，吃风月酒，用脂粉钱，真个满面春风，挥金如土，人都唤他做“曹呆子”。太公知他浪费，禁约不住，只不把钱与他用。他就瞒了父亲，背地将田产各处抵借银子。

那败子借债，有几般不便宜处：第一，折色短少，不能足数，遇狠心的，还要搭些货物；第二，利钱最重；第三，利上起利，过了一年十个月，只倒换一张文书，并不催取，谁知本重利多，便有铜斗家计，不够他盘算；第四，居中的人还要扣些谢礼，他把中人就自看做一半债主，狐假虎威，需索不休；第五，写借票时，只拣上好美产，要他写做抵头，既写之后，这产业就不许你卖与他人。及至准算与他，又要减你的价钱；准算过，便有几两赢馀，要他找绝，他又东扭西捏，朝三暮四，没有得爽利与你。有此五件不便宜处，所以往往破家。为尊长的只管拿住两头不放，却不知中间都替别人家发财去了。十分家当，实在没用得五分。这也是只顾生前，不顾死后。左右把与他败的，到不如自眼里看他结束了，也得明白。

明识儿孙是下流，故将锁钥用心收。

儿孙自有儿孙算，枉与儿孙作马牛。

闲话休叙。却说本地有个名妓，叫做赵春儿，是赵大妈的女儿。真个花娇月艳，玉润珠明，专接富商巨室，赚大主钱财。曹可成一见，就看上了，一住整月，在他家撒漫使钱。两下如胶似漆，一个愿讨，一个愿嫁，神前罚愿，灯下设盟。争奈父亲在堂，不敢娶他入门。

那妓者见可成是慷慨之士，要他赎身。原来妓家有这个规矩：初次破瓜的，叫做梳梳孤老。

若替他把身价还了鸨儿，由他自在接客，无拘无管，这叫做赎身孤老。但是赎身孤老要歇时，别的客只索让他，十夜五夜，不论宿钱，后来若要娶他进门，别不费财礼。又有这许多脾胃处。曹可成要与春儿赎身，大妈索要五百两，分文不肯少。可成各处设法，尚未到手。

忽一日，闻得父亲唤银匠在家倾成许多元宝，未见出笏。用心体访，晓得藏在卧房床背后复壁之内，用帐子掩着。可成觑个空，趑进房去，偷了几个出来。又怕父亲查检，照样做成贯铅的假元宝，一个换一个，大模大样的，与春儿赎了身，又置办衣饰之类。以后但是要用，就将假银换出真银，多多少少都放在春儿处，凭他使费，并不检查。真个来得易，去得易，日渐日深，换个行云流水，也不曾计个数目是几锭几两。春儿见他撒漫，只道家中有馀，亦不知此银来历。

忽一日，太公病笃，唤可成夫妇到床头叮嘱道：“我儿，你今三十馀岁。也不为年少了。‘败子回头便作家！’你如今莫去花柳游荡，收心守分。我家当之外，还有些本钱，又没第二个兄弟分受，尽够你夫妻受用。”遂指床背后说道：“你揭开帐子，有一层复壁，里面藏着元宝一百个，共五千两。这是我一生的精神。向因你务外，不对你说，如今交付你夫妻之手，置些产业，传与子孙，莫要又浪费了！”又对媳妇道：“娘子，你夫妻是一世之事，莫要冷眼相看，须将好言谏劝丈夫，同心合胆，共做人家。我九泉之下，也得瞑目。”说罢，须臾死了。

可成哭了一场，少不得安排殡葬之事。暗想复壁内，正不知还存得多少真银？当下搬将出来，铺满一地，看时，都是贯铅的假货，整整的数了九十九个，刚剩得一个真的。五千两花银，费过了四千九百五十两。可成良心顿萌，早知这东西始终还是我的，何须性急！如今大事在身，空手无措，反欠下许多债负，懊悔无及，对着假锭放声大哭。浑家劝道：“你平日务外，既往不咎，如今现放着许多银子，不理正事，只管哭做甚么？”可成将假锭偷换之事，对浑家叙了一遍。浑家平昔间为老公务外，谏劝不从，气得有病在身。今日哀苦之中，又闻了这个消息，如何不恼，登时手足俱冷。扶回房中，上了床，不够数日，也死了。这是的是：

从前作过事，没兴一齐来。

可成连遭二丧，痛苦无极，勉力支持。过了七七四十九日，各债主都来算帐，把曹家庄祖业田房，尽行盘算去了。因出房与人，上紧出殡。此时孤身无靠，权退在坟堂屋内安身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赵春儿久不见可成来家，心中思念。闻得家中有父丧，又浑家为假锭事气死了，恐怕七嘴八张，不敢去吊问。后来晓得他房产都费了，搬在坟堂屋里安身，甚是凄惨，寄信去请他来。可成无颜相见，回了几次。连连来请，只得含羞而往。春儿一见，抱头大哭，道：“妾之此身，乃君身也。幸妾尚有馀资可以相济，有急何不告我！”乃治酒相款，是夜留宿。

明早，取白金百两，赠与可成，嘱付他拿回家省吃省用：“缺少时，再来对我说。”可成得了银子，顿忘苦楚，迷恋春儿，不肯起身。就将银子买酒买肉，请旧日一班闲汉同吃。春儿初次不好阻他，到第二次，就将好言苦劝，说：“这班汉闲，有损无益。当初你一家人家，都是这班人坏了，如今再不可近他了，我劝你回去是好话。且待三年服满之后，还有事与你商议。”一连劝了几次。

可成还是败落财主的性子，疑心春儿厌薄他，忿然而去。春儿放心不下，悄地教人打听他，虽然不去跳槽，依旧大吃大用。春儿暗想，他受苦不透，还不知稼穡艰难，且由他磨炼去。过了数日，可成盘缠竭了，有一顿，没一顿，却不伏气去告求春儿。春儿心上虽念他，也不去惹他上门了，约莫十分艰难，又教人送些柴米之类，小小周济他，只是不敷。

却说可成一般也有亲友，自己不能周济，看见赵春儿家担东送西，心上反不乐，到去撺掇

可成道：“你当初费过几千银子在赵家，连这春儿的身子都是你赎的。你今如此落莫，他却风花雪月受用，何不去告他一状，追还些身价也好。”可成道：“当初之事，也是我自家情愿，相好在前。今日重新番脸，却被子弟们笑话。”又有嘴快的，将此话学与春儿听了，暗暗点头：“可见曹生的心肠还好。”又想到：“‘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’若再有人撺掇，怕不变卦？”踌躇了几遍，又教人去请可成到家，说道：“我当初原许嫁你，难道是哄你不成？一来你服制未满，怕人议论；二来知你艰难，趁我在外寻些衣食之本。你切莫听人闲话，坏了夫妻之情。”可成道：“外人虽不说好话，我却有主意，你莫疑我。”住了一二晚，又赠些东西去了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三年服满。春儿备了三牲祭礼，香烛纸钱，到曹氏坟堂拜奠；又将钱三串，把与可成做起灵功德，可成欢喜。功德完满，可成到春儿处作谢，春儿留款。饮酒中间，可成问从良之事，春儿道：“此事我非不愿，只怕你还想娶大娘！”可成道：“我如今是什么日子，还说这话？”春儿道：“你目下虽如此说，怕日后挣得好时，又要寻良家正配，可不枉了我一片心机。”可成就对天说起誓来。春儿道：“你既如此坚心，我也更无别话。只是坟堂屋里不好成亲。”可成道：“在坟边左近，有一所空房要卖，只要五十两银子。苟买得他的，到也方便。”春儿就凑五十两银子，把与可成买房。又与些另碎银钱，教他收拾房室，置办些家火。择了吉日。至期，打叠细软，做几个箱笼装了。带着随身伏侍的丫鬟，叫做翠叶，唤个船只，蓦地到曹家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完其亲事。

收将野雨闲云事，做就牵丝结发人。

毕姻之后，春儿与可成商议过活之事。春儿道：“你生长富室，不会经营生理，还是赎几亩田地耕种，这是务实的事。”可成自夸其能，说道：“我经了许多折挫，学得乖了，不到得被人哄了。”春儿凑出三百两银子，交与可成。可成是散漫惯了的人，银子到手，思量经营那一桩好？往城中东占西卜。有先前一班闲汉遇见了，晓得他纳了春姐，手中有物，都来哄他，某事有利无利，某事利重利轻，某人五分钱，某人合子钱。不一时，都哄尽了。空手而回，却又去问春儿要银子用。气得春儿两泪交流道：“‘常将有日思无日，莫待无时思有时。’你当初浪费以有今日，如今是有限之物，费一分没一分了。”初时硬了心肠，不管闲事。

以后夫妻之情看不过，只得又是一五一十担将出来，无过是买柴采米之类。拿出来多遍了，觉得渐渐空虚，一遍少似一遍。可成先还有感激之意，一年半载，理之当然，只道他还有多少私房，不肯和盘托出，终日闹吵逼他拿出来。春儿被逼不过，别口气，将箱笼上钥匙一一交付丈夫，说道：“这些东西，左右是你的，如今都交与你，省得欠挂。我今后自和翠叶纺绩度日，我也不要你养活，你也莫缠我。”春儿自此日为始，就吃了长斋，朝暮纺绩自食。可成一时虽不过意，却喜又有许多东西。暗想道：“且把来变买银两，今番赎取些恒业，为恢复家缘之计，也在浑家面上争口气。”虽然腹内踌躇，却也说不作。

常言：食在口头，钱在手头；费一分，没一分，坐吃山空。不上一年，又空言了。更无出没了，瞒了老婆，私下把翠叶这丫头卖与人去。春儿又失了个纺绩的伴儿。又气又苦，从前至后，把可成诉说一场。可成自知理亏，懊悔不迭，禁不住眼中流泪。

又过几时，没饭吃了，对春儿道：“我看你朝暮纺绩，到是一节好生意。你如今又没伴，我又没事做，何不将纺绩教会了，也是一只饭碗。”春儿又好笑又好恼，忍不住骂道：“你堂堂一躯男子汉，不指望你养老婆，难道一身一口，再没个道路寻饭吃？”可成道：“贤妻说得是。‘马瘦毛长，人贫智短。’你教我那一条道路寻得饭吃的，我去做。”春儿道：“你也曾读书识字，这里村前村后少个训蒙先生，坟堂屋里又空着，何不聚集几个村童教学，得些学俸，好盘

用。”可成道：“‘有智妇人，胜如男子’，贤妻说得是。”当下便与乡老商议，聚了十来个村童，教书写仿，甚不耐烦，出于无奈。

过了些时，渐渐惯了，枯茶淡饭，绝不想分外受用。春儿又不时牵前扯后的诉说他，可成并不敢回答一字，追思往事，要便流泪。想当初偌大家私，没来由付之流水，不须题起；就是春儿带来这些东西，若会算计时，尽可过活，如今悔之无及！

如此十五年。急一日，可成入城，撞见一人，豸补银带，乌纱皂靴，乘舆张盖而来，仆从甚盛。其人认得是曹可成，出轿施礼。可成躲避不迭。路次相见，各问寒暄。此人姓殷名盛，同府通州人。当初与可成同坐监，同拨历的，近选得浙江按察使经历，在家起身赴任，好不热闹。

可成别了殷盛，闷闷回家，对浑家说道：“我的家当已败尽了，还有一件败不尽的，是监生。今日看见通州殷盛选了三司首领官，往浙江赴任，好不兴头！我与他是同拨历的，我的选期已透了，怎得银子上京使用！”春儿道：“莫做这梦罢，见今饭也没得吃，还想做官。”过了几日，可成欣羡殷监生荣华，三不知又说起。春儿道：“选这官要多少使用？”可成道：“本多利多，如今的世界，中科甲的也只是财来财往，莫说监生官。使用多些，就有个好地方，多趁得些银子；再肯营干时，还有一两任官做；使用得少，把个不好的缺打发你，一年二载，就升你做王官，有官无职，监生的本钱还弄不出哩。”春儿道：“好缺要多少？”可成道：“好缺也费得千金”。春儿道：“百两尚且难措，何况千金？还是训蒙安稳。”可成含着双泪，只得又去坟堂屋里教书。正是：

渐无面目辞家祖，剩把凄凉对学生。

忽一日，春儿睡至半夜醒来，见可成披衣坐于床上，哭声不止。问其缘故，可成道：“适才梦见得了官职，在广东潮州府。我身坐府堂之上，众书吏参谒。眉批：其志犹可取。我方吃茶，有一吏，瘦而长，黄须数茎，捧文书至公座，偶不小心，触吾茶瓿，翻污衣袖，不觉惊醒，醒来乃是一梦。自思一贫如洗，此生无复冠带之望，上辱宗祖，下玷子孙，是以悲泣耳！”春儿道：

“你生于富家，长在名门，难道没几个好亲眷？何不去借贷，为求官之资。倘得一命，偿之有日。”可成道：“我因自小务外，亲戚中都以我为不肖，摈弃不纳。今穷困如此，枉自开口，人谁托我？便肯借时，将何抵头？”春儿道：“你今日为求官借贷，比先前浪费不同，或者肯借也不见得。”可成道：“贤妻说得是。”次日真个到三亲四眷家去了一巡，也有闭门不纳的，也有回说不在的；就是相见时，说及借贷求官之事，也有冷笑不答的，也有推辞没有的，又有念他开口一场，少将钱米相助的。可成大失所望，回复了春儿。

早知借贷难如此，悔却当初不作家。

可成思想无计，只是啼哭。春儿道：“哭怎么？没了银子便哭，有了银子又会撒漫起来。”可成道：“到此地位，做妻子的还信我不过，莫说他人！”哭了一场：“不如死休！只可惜负了赵氏妻十五年相随之意，如今也顾不得了。”可成正在寻死，春儿上前解劝道：“‘物有一变，人有千变，若要不变，除非三尺盖面。’天无绝人之路，你如何把性命看得恁轻？”可成道：“蝼蚁尚且贪生，岂有人不惜死？只是我今日生而无用，到不如死了干净，省得连累你终身。”春儿道：“且不要忙，你真个收心务实，我还有个计较。”可成连忙跪道：“我的娘，你有甚计较？早些救我性命！”春儿道：“我当初未从良时，结拜过二九一十八个姊妹，一向不曾去拜望。如今为你这冤家，只得忍着羞去走一遍。一个姊妹出十两，十八个姊妹，也有一百八十两银子。”可成道：“求贤妻就去。”春儿道：“初次上门，须用礼物，就要备十八副礼。”可成道：“莫说一十八副礼，就是一副礼也无措。”春儿道：“若留得我一两件首饰在，今日也还好

活动。”

可成又啼哭起来。春儿道：“当初谁叫你快活透了，今日有许多眼泪！你且去理会起送文书，待文书有了，那京中使用，我自去与人讨面皮。若弄不来文书时，可不枉了。”可成道：“我若起不得文，誓不回家。”一时间说了大话，出门去了。暗想道：“要备起送文书，府县公门也得些使用。”不好又与浑家缠帐，只得自去，向那几个村童学生的家里告借。一钱五分的凑来，好不费力。若不是十五年折挫到于如今，这些须之物把与他做一封赏钱，也还不够，那个看在眼里。正是彼一时此一时。

可成凑了两许银子，到江都县干办文书。县里有个朱外郎，为人忠厚，与可成旧有相识，晓得他穷了，在众人面前，替他周旋其事，写个欠票，等待有了地方，加利寄还。可成欢欢喜喜，怀着文书回来，一路上叫天地，叫祖宗，只愿浑家出去告债，告得来便好。

走进门时，只见浑家依旧坐在房里绩麻，光景甚是凄凉。口虽不语，心下慌张，想告债又告不来了，不觉眼泪汪汪，又不敢大惊小怪。怀着文书立于房门之外，低低的叫一声“贤妻”。眉批：如画，一出绝妙戏文。春儿听见了，手中擘麻，口里问道：“文书之事如何？”可成便脚揣进房门，在怀中取出文书，放于桌上道：“托赖贤妻福荫，文书已有了。”春儿起身，将文书看了，肚里想道：“这呆子也不呆了。”相着可成问道：“你真个要做官？只怕为妻的叫奶奶不起！”可成道：“说那里话？今日可成前程，全赖贤妻扶持挈带，但不识借贷之事如何？”春儿道：“都已告过，只等你有个起身日子，大家送来。”可成也不敢问借多借少，慌忙走去肆中择了个吉日，回复了春儿。

春儿道：“你去邻家借把锄头来用用。”须臾锄头借到。春儿拿开了绩麻的篮儿，指这搭地说道：“我嫁你时，就替你办一顶纱帽埋于此下。”可成想道：“纱帽埋在地下，却不朽了？莫要拗他，且锄着看。”怎地运起锄头，狠力几下，只听得当的一声响，翻起一件东西。可成到惊了一跳，检起看，是个小小瓷坛，坛里面装着散碎银两和几件银酒器。春儿叫丈夫拿去城中倾兑，看是多少。可成倾了钵儿，兑准一百六十七两，拿回家来，双手捧与浑家，笑容可掬。春儿本知数目，有心试他，见分毫不曾苟且，心下甚喜。

叫再取锄头来，将十五年常坐下绩麻去处，一个小矮凳儿搬开了，教可成再锄下去，锄出一大瓷坛，内中都是黄白之物，不下千金。原来春儿看见可成浪费，预先下着，悄地埋藏这许多东西，终日在上面坐着绩麻，一十五年并不露半字，真女中丈夫也。眉批：春儿有用之才，不枉做奶奶。

可成见了许多东西，掉下泪来。春儿道：“官人为甚悲伤？”可成道：“想着贤妻一十五年，勤劳辛苦，布衣蔬食。谁知留下这一片心机。都因我曹可成不肖，以至连累受苦！今日贤妻当受我一拜！”说罢，就拜下去。春儿慌忙扶起道：“今日苦尽甘来，博得好日，共享荣华。”可成道：“盘缠尽有，我上京听选，留贤妻在家，形孤影只。不若同到京中，百事也有商量。”春儿道：“我也放心不下，如此甚好。”当时打叠行李，讨了两房童仆，雇下船只，夫妻两口，同上北京。正是：

运去黄金失色，时来铁也生光。

可成到京，寻个店房，安顿了家小，吏部投了文书。有银子使用，就选了出来。初任是福建同安县二尹，就升了本省泉州府经历，都是老婆帮他做官，宦声大振。又且京中用钱谋为，公私两利，升了广东潮州府通判。

适值朝觐之年，太守进京，同知、推官俱缺，上司道他有才，批府印与他执掌，择日升堂管

事。吏书参谒已毕，门子献茶。方才举手，有一外郎，捧文书到公座前，触翻茶瓿，淋漓满袖。可成正欲发怒，看那外郎瘦而长，有黄须数茎。猛然想起数年之前，曾有一梦，今日光景，宛然梦中所见。始知前程出处，皆由天定，非偶然也。那外郎惊慌，磕头谢罪。可成好言抚慰，全无怒意，合堂称其大量。

是日退堂，与奶奶述其应梦之事。春儿亦骇然说道：“据此梦，量官人功名止于此任。当初坟堂中教授村童，衣不蔽体，食不充口。今日三任为牧民官，位至六品大夫，太学生至此足矣。常言：‘知足不辱。’官人宜急流勇退，为山林娱老之计。”可成点头道是。坐了三日堂，就托病辞官。上司因本府掌印无人，不允所辞。勉强视事，分明又做了半年知府。新官上任，交印已毕，次日又出致仕文书。上司见其恳切求去，只得准了。百姓攀辕卧辙者数千人，可成一一抚慰，夫妻衣锦还乡。三任宦资约有数千金，赎取旧日田产房屋，重在曹家庄兴旺，为宦门巨室。这虽是曹可成改过之善，却都亏赵春儿赞助之力也。后人诗赞云：

破家只为貌如花，又仗红颜再起家。

如此红颜千古少，劝君还是莫贪花。

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

扫荡残胡立帝畿，龙翔凤舞势崔嵬。

左环沧海天一带，右拥太行山万围。

戈戟九边雄绝塞，衣冠万国仰垂衣。

太平人乐华胥世，永永金瓯共日辉。

这首诗，单夸我朝燕京建都之盛。说起燕都的形势，北倚雄关，南压区夏，真乃金城天府，万年不拔之基。当先洪武爷扫荡胡尘，定鼎金陵，是为南京。到永乐爷从北平起兵靖难，迁于燕都，是为北京。只因这一迁，把个苦寒地面，变作花锦世界。自永乐爷九传至于万历爷，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。这位天子，聪明神武，德福兼全，十岁登基，在位四十八年，削平了三处寇乱。那三处？

日本关白平秀吉，西夏哱承恩，播州杨应龙。

平秀吉侵犯朝鲜，哱承恩、杨应龙是土官谋叛，先后削平。远夷莫不畏服，争来朝贡。真个是：

一人有庆民安乐，四海无虞国太平。

话中单表万历二十年间，日本国关白作乱，侵犯朝鲜。朝鲜国王上表告急，天朝发兵泛海往救。有户部官奏准，目今兵兴之际，粮饷未充，暂开纳粟入监之例。原来纳粟入监的，有几般便宜：好读书，好科举，好中，结未来又有个小小前程结果。以此宦家公子，富室子弟，到不愿做秀才，都去援例做太学生。自开了这例，两京太学生，各添至千人之外。内中有一人，姓李，名甲，字干先，浙江绍兴府人氏。父亲李布政所生三儿，惟甲居长。自幼读书在庠，未得登科，援例入于北雍。因在京坐监，与同乡柳遇春监生同游教坊司院内，与一个名姬相遇。那名姬姓杜，名嫩，排行第十，院中都称为杜十娘，生得：

浑身雅艳，遍体娇香。两弯眉画远山青，一对眼明秋水润。脸如莲萼，分明卓氏文君；唇似樱桃，何减白家樊素。可怜一片无瑕玉，误落风尘花柳中。

那杜十娘自十三岁破瓜，今一十九岁，七年之内，不知历过了多少公子王孙，一个个情迷意荡，破家荡产而不惜。院中传出四句口号来，道是：

坐中若有杜十娘，斗筭之量饮千觞；

院中若识杜老嫩，千家粉面都如鬼。

却说李公子，风流年少，未逢美色，自遇了杜十娘，喜出望外，把花柳情怀，一担儿挑在他身上。那公子俊俏庞儿，温存性儿，又是撒漫的手儿，帮衬的勤儿，与十娘一双两好，情投意合。十娘因见鸨儿贪财无义，久有从良之志。又见李公子忠厚志诚，甚有心向他。奈李公子惧怕老爷，不敢应承。虽则如此，两下情好愈密，朝欢暮乐，终日相守，如夫妇一般；海誓山盟，向无他志。真个：

恩深似海恩无底，义重如山义更高。

再说杜妈妈女儿被李公子占住，别的富家巨室，闻名上门，求一见而不可得。初时李公子撒漫用钱，大差大使，妈妈胁肩谄笑，奉承不暇。日往月来，不觉一年有馀，李公子囊篋渐渐空虚，手不应心，妈妈也就怠慢了。老布政在家闻知儿子嫖院，几遍写字来唤他回去。他迷恋十娘颜色，终是延挨。后来闻知老爷在家发怒，越不敢回。

古人云：“以利相交者，利尽而疏。”那杜十娘与李公子真情相好，见他手头愈短，心头愈热。妈妈也几遍教女儿打发李甲出院，见女儿不统口，又几遍将言语触突李公子，要激怒他起身。公子性本温克，词气愈和。眉批：就是没志气的朽东西。妈妈没奈何，日逐只将十娘叱骂道：

“我们行户人家，吃客穿客，前门送旧，后门迎新；门庭闹如火，钱帛堆成垛。自从那李甲在此，混帐一年有馀，莫说新客，连旧主顾都断了，分明接了个钟馗老，连小鬼也没得上门。弄得老娘一家人家，有气无烟，成什么模样！”

杜十娘被骂，耐性不住，便回答道：“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门的，也曾费过大钱来。”妈妈道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，你只教他今日费些小钱儿，把与老娘办些柴米，养你两口也好。”眉批：也怪不得妈儿。别人家养的女儿便是摇钱树，千生万活；偏我家晦气，养了个退财白虎，开了大门，七件事般般都在老身上。到替你这小贱人白白养着穷汉，教我衣食从何处来？你对那穷汉说：有本事出几两银子与我，到得你跟了他去，我别讨个丫头过活却不好？”十娘道：“妈妈，这话是真是假？”妈妈晓得李甲囊无一钱，衣衫都典尽了，料他没处设法。便应道：“老娘从不说谎，当真哩。”十娘道：“娘，你要他许多银子？”妈妈道：“若是别人，千把银子也讨了，可怜那穷汉出不起，只要他三百两，我自去讨一个粉头代替。只一件，须是三日内交付与我，左手交银，右手交人。若三日没有银时，老身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公子不公子，一顿孤拐，打那光棍出去，那时莫怪老身！”十娘道：“公子虽在客边乏钞，谅三百金还措办得来。只是三日忒近，限他十日便好。”妈妈想道：“这穷汉一双赤手，便限他一百日，他那里来银子。没有银子，便铁皮包脸，料也无颜上门。那时重整家风，嫩儿也没得话讲。”答应道：“看你面，便宽到十日。第十日没有银子，不干老娘之事。”十娘道：“若十日内无银，料他也无颜再见了。只怕有了三百两银子，妈妈又翻悔起来。”妈妈道：“老身年五十一岁了，又奉十斋，怎敢说谎？不信时与你拍掌为定。若翻悔时，做猪做狗。”

从来海水斗难量，可笑虔婆意不良。

料定穷儒囊底竭，故将财礼难娇娘。

是夜，十娘与公子在枕边，议及终身之事。公子道：“我非无此心。但教坊落籍，其费甚多，非千金不可。我囊空如洗，如之奈何！”十娘道：“妾已与妈妈议定只要三百金，便须十日内措办。郎君游资虽罄，然都中岂无亲友可以借贷？”眉批：穷之以见德。倘得如数，妾身遂为君之所有，省受这虔婆之气。”公子道：“亲友中为我留恋行院，都不相顾。明日只做束装起身，各家告辞，就开口假贷路费，凑聚将来，或可满得此数。”眉批：果然侥幸成事，后来活计如何？亦是不终日之计。李甲蠢物，不知十娘何以眷之？起身梳洗，别了十娘出门。十娘道：“用心作速，专听佳音。”公子道：“不须分付。”

公子出了院门，来到三亲四友处，假说起身告别，众人到也欢喜。后来叙到路费欠缺，意欲借贷。常言道：“说着钱，便无缘。”亲友们就不招架。他们也见得是，道李公子是风流浪子，迷恋烟花，年许不归，父亲都为他气坏在家。他今日抖然要回，未知真假。倘或说骗盘缠到手，又支还脂粉钱，父亲知道，将好意翻成恶意，始终只是一怪，不如辞了干净。便回道：“目

今正值空乏，不能相济，惭愧！惭愧！”人人如此，个个皆然，并没有个慷慨丈夫，肯统口许他一十、二十两。

李公子一连奔走了三日，分毫无获，又不敢回决十娘，权且含糊答应。到第四日又没想头，就羞回院中。眉批：不出妈儿所料。平日间有了杜家，连下处也没有了，今日就无处投宿，只得往同乡柳监生寓所借歇。柳遇春见公子愁容可掬，问其来历。公子将杜十娘愿嫁之情，备细说了。遇春摇首道：“未必，未必。那杜嫩曲中第一名姬，要从良时，怕没有十斛明珠，千金聘礼。那鸨儿如何只要三百两？想鸨儿怪你无钱使用，白白占住他的女儿，设计打发你出门。那妇人与你相处已久，又碍却面皮，不好明言。明知你手内空虚，故意将三百两卖个人情，限你十日。若十日没有，你也不好上门；便上门时，他会说你笑你，落得一场褻渎，自然安身不牢。此乃烟花逐客之计。足下三思，休被其惑。据弟愚意，不如早早开交为上。”

公子听说，半晌无言，心中疑惑不定。遇春又道：“足下莫要错了主意。你若真个还乡，不多几两盘费，还有人搭救。若是要三百两时，莫说十日，就是十个月也难。如今的世情，那肯顾缓急二字的。那烟花也算定你没处告债，故意设法难你。”公子道：“仁兄所见良是。”口里虽如此说，心中割舍不下。依旧又往外边东央西告，只是夜里不进院门了。公子在柳监生寓中，一连住了三日，共是六日了。

杜十娘连日不见公子进院，十分着紧，就教小厮四儿街上去寻。四儿寻到大街，恰好遇见公子。四儿叫道：“李姐夫，娘在家里望你。”公子自觉无颜，回复道：“今日不得功夫，明日来罢。”四儿奉了十娘之命，一把扯住，死也不放，道：“娘叫咱寻你，是必同去走一遭。”李公子心上也牵挂着娘子，没奈何，只得随四儿进院。见了十娘，嘿嘿无言。十娘问道：“所谋之事如何？”公子眼中流下泪来。十娘道：“莫非人情淡薄，不能足三百之数么？”公子含泪而言，道出二句：“不信上山擒虎易，果然开口告人难。一连奔走六日，并无铢两，一双空手，羞见芳卿，故此这几日不敢进院。今日承命呼唤，忍耻而来，非某不用心，实是世情如此。”十娘道：“此言休使虔婆知道。郎君今夜且住，妾别有商议。”十娘自备酒肴，与公子欢饮。

睡至半夜，十娘对公子道：“郎君果不能办一钱耶？妾终身之事，当如何也？”公子只是流涕，不能答一语。渐渐五更天晓，十娘道：“妾所卧絮褥内藏有碎银一百五十两，此妾私蓄，郎君可持去。三百金，妾任其半，郎君亦谋其半，庶易为力。限只四日，万勿迟误。”十娘起身将褥付公子，公子惊喜过望，唤童儿持褥而去。

径到柳遇春寓中，又把夜来之情与遇春说了。将褥拆开看时，絮中都裹着零碎银子，取出兑时果是一百五十两。遇春大惊道：“此妇真有心人也。既系真情，不可相负。吾当代为足下谋之。”公子道：“倘得玉成，决不有负。”当下柳遇春留李公子在寓，自出头各处去借贷。两日之内，凑足一百五十两交付公子道：“吾代为足下告债，非为足下，实怜杜十娘之情也。”

李甲拿了三百两银子，喜从天降，笑逐颜开，欣欣然来见十娘，刚是第九日，还不足十日。十娘问道：“前日分毫难借，今日如何就有一百五十两？”公子将柳监生事情，又述了一遍。十娘以手加额道：“使吾二人得遂其愿者，柳君之力也。”两个欢天喜地，又在院中过了一晚。

次日，十娘早起，对李甲道：“此银一交，便当随郎君去矣。舟车之类，合当预备。妾昨日于姊妹中借得白银二十两，郎君可收下为行资也。”公子正愁路费无出，但不敢开口，得银甚喜。说犹未了，鸨儿恰来敲门叫道：“嫩儿，今日是第十日了。”公子闻叫，启户相延道：“承妈妈厚意，正欲相请。”便将银三百两放在桌上。鸨儿不料公子有银，嘿然变色，似有悔意，十娘道：“儿在妈妈家中八年，所致金帛，不下数千金矣。今日从良美事，又妈妈亲口所订，三百